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  
第三十六回 指路強徒來報德 投親美女且安身

話說柏玉霜主僕二人走到江邊，沒得路徑，正在驚慌，猛抬頭，見火光照耀。遠遠有三四十人趕將下來，高聲叫道：「你兩個狗男女往那裏走？」柏玉霜叫苦道：「前無去路，後有追兵，如何是好？不如尋個自盡罷！」秋紅道：「小姐莫要著急，我們且在這蘆花叢中順著江邊走去，倘若遇著船來，就有救了。」柏玉霜見說，祇得在蘆葦叢中順江邊亂走。走無多路，後面人聲漸近了，主僕二人慌做一團，忽見蘆葦邊呀的一聲，搖出一隻小小船來。秋紅忙叫道：「艄公，快將船搖攏來，渡我二人過去。」那船家抬頭一看，見是兩個後生，背著行李。那船家問道：「你們是那裏來的，半夜三更在此喚渡？」柏玉霜道：「我們是被強盜趕下來的，萬望艄公渡我們過去，我多把些船錢與你。」艄公笑了一聲，就把船蕩到岸邊，先扶柏玉霜上了船，然後來扶秋紅，秋紅將行李遞與艄公，艄公接在手中祇試一試，先送進艙中，然後來扶秋紅上了船。船家撐開了船，飄飄蕩蕩到江中。那江邊一聲喊，岸上三十多人已趕到面前來了，王氏弟兄趕到江邊，看見一隻小船渡了人去。王宸大怒，高聲喝道：「是那個大膽的艄公，敢渡了我的人過去？快快送上岸來！」柏玉霜在船上，戰戰兢兢的向船家說道：「求艄公千萬不要攏岸，救我二人性命，明日定當重謝。」艄公說道：「曉得，你不要作聲。」搖著船祇顧走。柏玉霜向秋紅說道：「難得這位艄公，救我二人性命。」那船離岸有一箭多遠，岸上王氏兄弟作急，見艄公不理他，一齊大怒，罵道：「我把你這狗男女，你不攏岸來，我叫你明日認得老爺便了。」艄公冷笑一聲說道：「我偏不攏岸，看你們怎樣老爺。」王宸聽得聲音，忙叫道：「你莫不是洪大哥麼？」那艄公回道：「然也。」王宸說道：「你是洪大哥，可認得我了。」那艄公回道：「我又不瞎眼，如何不認得！」王宸道：「既認得我，為何不攏岸來？」艄公回道：「他是我的衣食父母，如何叫我送上來與你！自古道：『生意頭上有火。』今日得罪你，祇好再來陪個禮罷。」王宸大叫道：「洪大哥，你就這般無情？」艄公說道：「王兄弟，不是我無情，祇因我這兩日賭錢輸了，連一文也沒有得用。出來尋些買賣，恰恰撞著這一頭好生意，正好救救急，我怎肯把就口的饅頭送與你吃！」王宸道：「不是這等講，這兩個撮鳥在瓜州鎮上氣得我苦了，我纔連夜趕來出這口氣，我如今不要東西，你祇把兩個人與我罷。」艄公說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不勞賢弟費事，我代你出氣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將櫓一搖，搖開去了。這王氏弟兄見追趕不得，另自想法去了。

且言柏玉霜同秋紅在艙內聽得他們說話有因，句句藏著兇機，唬得呆了。柏玉霜道：「聽他話因，此處又是兇多吉少。」秋紅道：「既已如此，祇得由天罷了。」玉霜想起前後根由，不覺一陣心酸，撲簌簌淚如雨下，乃口佔一絕道：

一日長江遠，思親萬里遙。

紅顏多命薄，生死多波濤。

艄公聽得艙中吟詩，他也吟起詩來：

老爺生來本姓洪，不愛交游祇愛銅。

殺卻肥商劫了寶，屍首拋在大江中。

柏玉霜同秋紅聽了，祇是暗暗叫苦。忽見艄公扣住櫓，走進艙來喝道：「你二人還是要整的，還是要破的？」柏玉霜唬得不敢開言。秋紅道：「艄公休要取笑。」艄公大瞪著眼，掣出一口明晃晃的板刀來，喝道：「我老爺同你取笑麼？」秋紅戰戰兢兢的說道：「爺爺，怎麼叫做整的，怎麼叫做破的？」艄公圓睜怪眼說道：「要整的，你們自己脫得精光，跳下江去，喚做整的；若要破的，祇須老爺一刀一個，剝下江去，這便喚做破的。我老爺一生為人慈悲，這兩條路，隨你二人揀那一條路兒便了。」柏玉霜同秋紅魂不附體，一齊跪下哀告道：「大王爺爺在上，可憐我們是落難之人，要求大王爺爺饒命。」那艄公喝道：「少要多言，我老爺有名的叫做狗臉洪爺爺，祇要錢，連娘舅都認不得的。你們好好的商議商議，還是去那一條路。」柏玉霜同秋紅一齊哭道：「大王爺爺，求你開一條生路，饒了我們的性命，我情願把衣服行囊、盤費銀兩都送與大王，祇求大王送我們過了江就感恩不盡了。」艄公冷笑道：「你這兩個撮鳥，在家中穿綢著緞，快活得很哩，我老爺到那裏尋你？今日撞在我手中，放著乾淨事不做，倒送你們過江，留你兩個禍根，後來好尋我老爺淘氣，快快自己脫下衣衫，跳下江去，省得我老爺動手！」柏玉霜見勢已至此，料難活命，乃仰天嘆道：「我柏玉霜死也罷了，祇是我那羅焜久後若還伸冤報讎，那時見我死了，豈不要同我爹爹淘氣。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

那艄公聽得「羅焜」二字，又喝問道：「你方纔說甚麼，羅焜是那個羅焜？」柏玉霜回道：「我說的是長安越國公的二公子羅焜。」那艄公說道：「莫不是被沈謙陷害問成反叛的羅增元帥的二公子玉面虎羅焜麼？」柏玉霜回道：「正是。」艄公問道：「你那裏認得他。」柏玉霜說道：「他是我的妹夫，如何認不得，我因他的事情，纔往鎮江去的。」艄公聽得此言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我的爺爺，你為何不早說，險些兒叫俺害了恩公的親眷。那時，俺若見了羅二公子，怎生去見他？」說罷，向前陪禮道：「二位休要見怪，少要驚慌，那羅二公子是俺舊時的恩主。不知客官尊姓大名，可知羅公子近日的消息？」柏玉霜聽得此言，心中大喜，忙回道：「小生姓柏名玉霜，到鎮江投親，也是要尋訪他的消息。不知艄公尊姓大名，也要請教。」那艄公說道：「俺姓洪名恩，弟兄兩個都能留在水中日行百里，因此人替俺兄弟兩個起了兩個綽號：俺叫做鎮海龍洪恩，兄弟叫出海蛟洪惠，昔日同那焦面鬼的王宗上長安到羅大人的轅門上做守備官兒，同兩位公子相好。後來因誤了公事，問成斬罪，多蒙二公子再三討情，救了俺二人的性命，革職回來，又蒙二公子贈了咱們的盤費馬匹，來家後我幾番要進京去看他。不想他被人陷害，弄出這一場大禍，急得咱們好苦，又不知公子落在何處，好不焦躁。」柏玉霜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失敬了。」洪恩道：「既是柏相公到鎮江，俺兄弟洪惠現在鎮江幕府李爺營下做頭目，煩相公順便帶封家信，叫他家來走走。」柏玉霜道：「參將李公莫不是丹徒縣的李全麼？」洪恩道：「正是。」柏玉霜道：「我正去投他，他是我的母舅。」洪恩道：「這等講來，他的公子小溫侯李定是令表兄了。」柏玉霜回道：「正是家表兄。」洪恩大喜說道：「如此，是俺的上人了，方纔多多得罪，萬勿記念。」柏玉霜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洪恩道：「請相公到舍間草榻一宵，明日再過江罷。」搖起櫓來，回頭就蕩。

蕩不多遠，猛聽得一聲哨吶，上頭流來了四隻快船。船上有十數個人，手執火把刀槍，大叫：「來船留下買路錢來再走！」柏玉霜同秋紅大驚，在火光之下看時，來船早到面前，見船頭上一人手執一柄鋼叉，正是那短命鬼王宸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